

F 非常感受

eichangganshou

# 出门俱是看花人

□王太生

“若待上林花似锦,出门俱是看花人。”寻春看花,是如今风行的风雅事。我的微信朋友圈里,有几个朋友漂在路上,他们在春天看花,在朋友圈打卡。

画家赵二前些天出门写生去了,他在朋友圈留言:花开时需要围观与欣赏。无人喝彩,会辜负了那些花。

我追踪赵二的芳野仙境,原来去了金陵,坐在梅花山的一片小山坡上,山谷里数万株梅花,争奇斗艳,氤氲蒸腾,让他目色眩迷。赵二说想爬到梅花树上睡一觉,打呼噜给梅花听;或者穿着布衣长衫,倚在梅花树上发呆,抬头看天,一枝横亘,花色清丽。

梅花本是山野之物,孤寂、清高。它在野村、山崖、板桥、清溪,姗姗而动。赵二觉得,访梅宜在细雨清晨、薄暮黄昏。

他眯着眼睛看梅花,更欣赏一场盛大芳菲之后的凋谢之美。赵二说,去年他在山中看梅花,去迟了,梅花已过盛花期。梅花落,红的花,粉的花,青的花,悠悠落在山坡上。风吹花瓣涌动,纷纷走远,一岁芳华,转瞬不见。

金陵梅花山,若干年前,我只是路过,并没有领略花事之美。我想的是,若徜徉花间,想必是发上、衣上、口鼻、眉眼会沾上花粉,几只口袋中也会装满花香。也许我会捡一些掉落的梅花瓣,带回去煮一锅梅花清粥。

出门拍花的人比写生的人多。桃、李、杏、梅、辛夷、茶花、樱花……朋友张老大觉得古宅玉兰最美,于是他去了江南古园子里拍花。漏窗黛瓦,草木滴翠,古园与花,是青莲色的调

子。他在古园子,拍甜白的玉兰,一根斜逸的树枝上,一花苞与园子里古建筑的门额上的“风华”二字虚实相叠映,花与字,互相诠释。张老大站在园子里的二层小木楼上,俯瞰庭院,一树玉兰,亮白的花与青黛的瓦,色彩对比,一明一暗,相互映衬。杯盏似的花苞,在风中微微颤动,如盛清冽的酒,让人未饮先醉。

春天看花,绕不过油菜花。这样的高秆黄花,有很大的遮蔽性。在水上古村,张老大用无人机拍摄金油菜花盛放的胜景,他跟着无人机奔跑,脚上的鞋带松了,他蹲在菜花丛旁系鞋带,这时候抬头看天,看到已高过头顶的那一簇簇黄金花蕊,在天空摇曳。这是怎

样的一种大美,要不是蹲在油菜田,是根本不会发现的。张老大还一心等待着,想抓拍“儿童急走追黄蝶,飞入菜花无处寻”的照片,等待人与花的互动。

友人阿潭钟情于紫桐花。两棵开花的泡桐树,树高盈丈,就长在老城的一座古桥旁边,每年晚春,开一大朵一大朵淡紫色的花。阿潭年年看它开花,然后又凋落,没有人去关心它们,似有大寂寞。如今,已经搬离老城小巷的阿潭,每年春天泡桐开花要回来看看这两棵树,看看泡桐花,那是他的乡愁。

人看花树,是看纷落的流光。那些在春天开过的花,是从前的伙伴,它们还一如既往,

开着自己的花,并不理会时光的流逝,看花人年岁渐长。

有人青睐城里的樱花,也有人钟情乡下接地气的萝卜花、豌豆花。我喜欢乡野的花儿,与麦菽为伴,矮矮的植株,开紫色小花,若蝴蝶,在庄稼间飞啊飞。在我手机里,保存着几张在乡下采访时拍的照片,在一条小河边,停着一条小船,河边碧碧的坡地,花静静地开,在嫩绿的映衬下,显得好看。碰到这样的场景,真想傍晚的时候,邀二三朋友登船喝两杯。

年年花相似,岁岁人不同。那些不同气质的花,寄托着我们不同的心境,这些草木故人,是值得我们在春天去拜访的。

R 人生百味

enshengbaiwei

## 爱惜皱纹

□孙香我

电影演员咏梅,曾获柏林电影节最佳女演员奖和金鸡奖最佳女主角奖。年过半百,人家给她拍照,她对人家说,我的图能不能尽量不修,能不能不要修掉我的皱纹,那可是我好不容易长出来的。这是偶然从一篇介绍咏梅的文章中看到的,真是佩服她,不仅表演艺术不凡,还是一位见识不俗的女人。

年龄一到,脸上有了皱纹,头上有了白发,有人便慌了,便忙着要除皱和染

发。其实常常是适得其反。皱纹和白发,原是岁月的馈赠和人生的收获,正该欣慰,却非要除之而后快,真不可解。秦怡八十多岁时,一头如雪的白发尤添其美,迷煞个人。依我的眼光看,女人脸上的皱纹和头上的白发,正有一种风霜之美,尤亲切,尤温暖,尤妩媚。

世上女人老的少的都是要美的,咏梅爱惜自己的皱纹,正是爱惜美,而有人偏不知道这一点,最是可惜。

R 人生感悟

enshengganwu

## 人生一只手的爱

□邓荣河

上个周末回老家,吃过中午饭,老母亲说:“昨天晚上客厅的灯泡坏了。今天正好赶上你回家,赶快换换吧。”我随口答应。

老家房子的室内高度比楼房的高,我搬来一张小桌子踩在上面,踮起脚竟然还够不到灯泡。老母亲说,在桌子上放个凳子吧。话音未落,老父亲已经搬来了一个小凳子。在父母的眼里,儿女们长多大都是孩子。我这个已经奔五的“孩子”,虽然比年过七旬的父母年轻得多,但因为长时间坐办公室的缘故,多少有点恐高。踩个桌子,勉强还能应付,一说在桌子上再加一个小

凳子,真有点打怵。

老父亲看在眼里,笑着对我说,甬打怵,踩凳子时抓着我的手,保准没事。我笑笑,开始踩着桌子上凳子。老父亲也立即伸出了他那只粗糙而有力的大手。老父亲长年累月劳作,手很有力度。

还别说,老父亲一搭手,我的内心全无半点的恐惧,稳稳当地登上了凳子。要是换作平时,我的双腿早就打哆嗦了。换完灯泡,我握着父亲的手顺利地回到地面。

一时间,我颇有几分感触。我知道,万一有个不小心从凳子上摔下来,年迈的老父亲也无能为力。但事实是,在握住父亲手指的瞬间,那种恐惧与担心荡然无存。同时,从内心自然而然地升腾起了一种安全感。我知道,那种安全感来源于爱,来源于积淀多年的浓浓的父爱。

在爱的面前,再大的困难,再大的恐惧,都会被悄悄地淡化、溶解。爱,给人勇气,亦给人力量。

F 凡人一叶

anrenyiye

## 征服岁月

□尤今

年过八旬的婆母到新加坡小住,我到飞机场去接她。

她步履轻快地从闸门里走出来,手上提着一个沉甸甸的纸袋,不待我开口,便笑嘻嘻地说道:“这些粽子,昨晚才包好的,还有余温呢!”到家以后,又从行李中取出两个木瓜,说:“这木瓜,是自栽的,又香又甜,特地带来给你尝尝!”我拿在手上掂了掂,哟,那么重!婆母说:“重,表示水分多嘛!”

次日,带她去购物中心,逛着时,她只顾着浏览橱窗,一个不留神,整个人趴跌在地。我吓得魂飞魄散,飞奔上前,可是,手还没有伸向她,她便一骨碌地坐了起来,手脚利落地站直了。捋捋头发、拍拍屁股,向惊魂未定的我微笑,说:“没事,没事啦!”

居家不外出时,她老是

“无中生有”地找事来做。拿手点心,做了一样又一样;大锅小锅,刷得晶晶发亮;屋里屋外,扫得纤尘不染;花园前后,修剪枝叶,为饥饿不堪的花卉果树施肥养饥。

我缝纫手工拙劣,婆母一到,孩子如见救星,纷纷把我平时为他们缀补的衣呀裤呀裙呀全都取出来,要求她重新再补;先生也“落井下石”,把我替他补的裤子拿出来,婆母乍一看,便笑得前俯后仰,戏谑地说:“嘿,我还以为是一条蜈蚣爬在裤子上呢!”她拆线缝线,忙得不可开交,却又乐得心花怒放。重新补过的衣服,犹如新的,针线密实,针脚整齐。呵,谁敢相信一名年过八旬的老人有这等能耐!

世人都无奈地被岁月所征服,唯有婆母,顽强地以她的快乐和爱心来征服岁月。